

海國香煙遍古今：艋舺龍山寺線香香爐之研究

張靖委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碩士

摘要

本文是一篇關於臺灣物質文化史的研究論文，旨在研究臺北市萬華區艋舺龍山寺 1924-2017 年的線香香爐使用，透過歷史學、圖像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佐以現存線香香爐實物，梳理艋舺龍山寺線香香爐使用之歷史脈絡，目的在了解線香香爐的時代特徵、型制作法、文化與藝術內涵。

研究結果指出，線香香爐在民間信仰廟宇的香火儀式是不可或缺的用具，線香香爐陳設於艋舺龍山寺內，在行香中建構艋舺龍山寺成為信仰的空間場域，也在行香中賦予線香香爐神聖性，線香香爐歷次的更替反映出艋舺龍山寺的發展歷程與艋舺的社群文化，是為文物看見地方歷史的實例，而艋舺龍山寺線香香爐受相同之造形成規或模組概念之影響，形成屬於艋舺龍山寺香爐造形之特色，具有工藝價值。

關鍵字：香爐、供具、器物類型、年代、艋舺龍山寺

壹、前言

艋舺龍山寺對聯：「淡江春色來天地，海國香煙遍古今。」¹上聯描寫艋舺龍山寺地理環境位於淡水河畔，下聯形容艋舺龍山寺的信仰悠久，這座百年古剎自 2015 年起將七座香爐陸續撤除，此舉在社會引起了許多討論。在關於臺灣民間信仰香火觀的諸多討論中，張珣在香火與靈力關係的研究中突顯香爐在儀式的意義與地位，〈無形文化資產：民間信仰的香火觀念與進香儀式〉（2011）指出人們在宗教祭儀的過程中藉由香的物質燃燒，經由火的轉介裝於香爐等神聖器物內，在物質上成為灰燼的香始具靈力，²香爐在民俗的脈絡中是構成香火觀念、儀式活動的重要器物。

香爐是盛裝香灰的載體，香爐在臺灣民間社會的重要性也反映在香爐的製作上，製作精美的香爐往往是具藝術價值的工藝品，遂有研究者關注到香爐的物質研究，著重在香爐型式的有張光遠〈大明宣德爐〉（1985）、³陳擊光〈宋代的合香與香具〉（1994）、⁴王柔嘉〈歷代長柄香爐之研究〉（2010）、⁵劉錫榮《鐘鼎茗香》（2010）、⁶李建緯〈臺中市萬和宮所見道光年款八卦紋銑鐵爐研究〉（2014）、⁷李建緯〈臺灣寺廟現存「宣德爐」形制、年代與功能〉（2018）；⁸區域研究的有李復田〈雲嘉地區香爐形制調查研究〉（2005）、⁹何佩真〈臺灣傳統廟宇香爐之研究——以清及日治時

1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臺北：艋舺龍山寺全志編輯委員會，1951 年 12 月），頁 40。

2 張珣，〈無形文化資產：民間信仰的香火觀念與進香儀式〉，《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第 16 期（2011 年 6 月），頁 37-46。

3 張光遠，〈大明宣德爐〉，《故宮文物》，32 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5 年 11 月），頁 4-16。

4 陳擊光，〈宋代的合香與香具〉，《故宮文物月刊》，第 133 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 年 4 月），頁 4-47。

5 王柔嘉，《歷代長柄香爐之研究》（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碩士論文，2010 年）。

6 劉錫榮，《鐘鼎茗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7 李建緯，〈臺中市萬和宮所見道光年款八卦紋銑鐵爐研究〉，《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第 15 期（臺中：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4 年 10 月），頁 1-20。

8 李建緯，《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臺中：豐饒文化社，2018 年 1 月），頁 162-217。

9 李復田，〈雲嘉地區香爐形制調查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2005 年 12 月）。

代臺中、彰化地區為例〉（2010）、¹⁰ 李建緯〈爐香裊裊——鹿港地區廟宇內早期香爐形制與功能初探〉（2011）、¹¹ 盧泰康〈臺灣南部廟宇收藏的傳世陶瓷香爐供器〉（2014）；¹² 特定廟宇的香爐研究有李建緯〈臺南市大天后宮早期金屬香爐形制與源流考〉（2012）、¹³ 李建緯〈爐香乍熱，瑤宮蒙熏——彰化南瑤宮古香爐之形制年代與其意涵探討〉（2012）、¹⁴ 李建緯〈臺灣西部媽祖廟既存石香爐調查與研究〉（2013）、¹⁵ 李建緯計畫主持《雲林縣一般古物：「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太平媽南投陶香爐」調查研》（2017）、¹⁶ 李建緯〈日照香爐生紫煙——鹿港天后宮所見香爐研究〉（2018）。¹⁷ 李建緯對於香爐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從香爐的型式作法跨越到香爐的使用與存在意義，〈爐香裊裊——鹿港地區廟宇內早期香爐形制與功能初探〉（2011）針對鹿港所見天公爐、神明爐、熏爐、祖先爐，這四種香爐類型除了歸納質料、尺寸、型式之外，提出了藉由神聖與世俗、儀式性、臨場的角度，梳理香爐的位置分佈、形制與功能、使用，反思具有物質基底的香爐如何在儀式中觸發形而上精神信仰之角色。

本文的研究空間為艋舺龍山寺，同屬於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以下簡稱「寺方」）管理的艋舺地藏王廟、禪房大樓、板橋文化廣場則不在本

10 何佩真，〈臺灣傳統廟宇香爐之研究——以清及日治時代臺中、彰化地區為例〉（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年12月）。

11 李建緯，〈爐香裊裊——鹿港地區廟宇內早期香爐形制與功能初探〉，《2011年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彰化文化資產與在地研究》（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2011年11月），頁31-63。

12 盧泰康，〈臺灣南部廟宇收藏的傳世陶瓷香爐供器〉，《近代物質文化研究——第一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4年2月），頁37-66。

13 李建緯，〈臺南市大天后宮早期金屬香爐形制與源流考〉，《媽祖文化研究論叢（I）》（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5月）。

14 李建緯，〈爐香乍熱，瑤宮蒙熏——彰化南瑤宮古香爐之形制年代與其意涵探討〉，《2012彰化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2012年11月），頁117-151。

15 李建緯，〈臺灣西部媽祖廟既存石香爐調查與研究〉，《臺灣文獻》第64卷第4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3年12月），頁33-90。

16 李建緯計畫主持，《雲林縣一般古物：「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太平媽南投陶香爐」調查研究》（雲林：雲林縣政府，2017年5月）。

17 李建緯，《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頁110-161。

文研究範圍內。一座寺廟所使用的供器種類眾多，本文選擇以香爐為題，艋舺龍山寺最主要使用的香爐為線香香爐，線香香爐因為長年放置於寺內，具有所有香客都可以行香的公眾性，因而最能彰顯艋舺龍山寺的行香歷史與文化。艋舺龍山寺在法會期間若有增加神位，則會設置臨時性的線香香爐，香爐於法會結束後撤除，艋舺龍山寺在法會陳設放置香末與束柴的薰爐，由僧侶、董監事等要員於儀式中使用，薰爐非一般香客可以行香，這類香爐相較於寺內常設的線香香爐而言，在影像資料、信徒記憶等資料的收集上較為缺乏，因而本文將議題聚焦在常設、具公眾性的線香香爐，又由於侷限於所能掌握的資料不多，無法就材質進行檢視，僅能針對外觀作描述。

透過歷史學、圖像學、民俗學的研究方法，思考艋舺龍山寺的線香香爐研究除了是在剖析型式作法之外，應將線香香爐放置在艋舺龍山寺的祀神信仰、行香的脈絡中討論，詮釋線香香爐如何使用、如何建構出艋舺龍山寺的祭祀空間，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了解艋舺龍山寺各時期的線香香爐使用、型式作法，筆者著重在線香香爐的空間位置、祭祀對象，因為線香香爐的神聖性是來自其在祭祀場域與科儀儀軌中的角色，因而線香香爐的意涵必需從空間與儀式脈絡中才能獲得充份解釋，至於線香香爐的材質則受限於資料的侷限性未能詳細解析。

本文時間設定在大正 13 年（1924）至 2018 年。艋舺龍山寺在大正 13 年改建工程竣工，在這百年的歷史裡艋舺龍山寺一直是處極富盛名的名勝景點，並留下豐富的影像資料，本文從這些影像資料中找尋香爐的影像，藉由各時期的影像資料整理出艋舺龍山寺香爐使用的變遷，並佐以現存香爐文物，梳理香爐的位置分佈、型制與功能、使用，企圖鋪陳艋舺龍山寺百年來香爐的使用情形，並解析香爐在艋舺龍山寺的意義。

貳、香爐在香火儀式的意義

廟宇的營建是為作為人們祀神與祈報的場所，民間信仰是將信仰、儀式、觀念表徵在生活各層面，也包括了實體的廟宇建築營建，是從空間的中間、正偏、前後、遠近去解析諸神的世界，是從上香、獻供、燒紙錢去維持靈力的運作，是從五官感受、肢體行為去體驗神聖，當香爐內起騰煙，那焚起衝天上的景象是人的心意上達神靈，人對於神靈的信仰建構在靈力的交感期待，人神之間經由香火儀式緊密地聯繫起來，成為一個不斷交感的活動體。

十七世紀隨著閩粵移民正式進入臺灣，在悠悠四百年的墾拓歷程中，神靈的信仰往往是生存力量的表徵，神靈的靈力是以香火為具體顯現，若信徒的香火中斷，則神靈的靈力亦終止，人們藉由香燭等器物的燃燒來祭祀神靈，祈求能獲得神靈對人的神助或神啟，同時形塑出神靈的祭祀興盛與事蹟遠播。本文第二段在解析香爐在臺灣民間信仰香火觀念中的意義，用意在於說明香火與香灰的神聖性質，可以帶出香爐的討論。

一、神靈祭祀的行香歷史

劉枝萬：「香在中國民間信仰上，實有通神、去鬼、辟邪、祛魅、逐疫、返魂、淨穢、保健等多方面作用，尤以通神與辟邪為最，則由香烟與香氣之二要素而演成者；蓋香烟裊裊直上昇天，可以通達神明，香氣蕩漾，自可辟禦邪惡，乃是人類所易於聯想到之作用。」¹⁸ 臺灣漢人的香火觀念，香本身沒有靈力，香在神位前，或在特定的壇廟等神聖空間，或在香爐內經過焚燒產生灰燼，香灰被視為是靈力的象徵，香灰有靈力是經過了火化的過程。

漢民族對於自然天的崇拜發展出對神的祭祀儀禮，先秦時期香料並未作為祭祀的主要物質，而是將氣味視為是上通神靈的媒介，《詩經》〈大雅·生民〉：「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¹⁹ 古籍裡「馨」

18 劉枝萬，《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臺灣祈安醮祭習俗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四（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7年1月），頁129。

19 《生民》，收入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2017年6月23日點閱）

字或「香」字常用於描述食物或酒所散發的甜味。周代即有正式於郊祭天，《周禮》〈大宗伯〉：「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以佐王建保邦國。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槩燎祀司中、司命、飆師、雨師…」²⁰ 煙祀是將牲禮與幣帛放於薪柴上焚燒、實柴是指將牛犢放於薪柴上焚燒、槩燎是指聚積乾柴焚燒，這種焚燒產生燎煙的自然現象，信仰者藉由感官經驗的幫助確認了神仙世界的存在，在初民社會視為人與神靈之間的連接。

宋代吳曾《能改齋漫錄》〈焚香始於漢〉直指漢代開始焚香祭祀，而漢魏六朝的史籍文獻不乏有焚香祭祀的記載，此時的香料種類較先秦時期多樣，且開始揉合各種香料進行調製。佛教在漢代傳入，佛教亦認為香是通達於佛的媒介，北魏時期翻譯的《賢愚經》〈卷六·富那奇緣品第二十九〉講述如何透過焚香祈請佛降臨，隨著佛經的漢譯與詮釋不斷地強化「香為佛使」的宗教義理，同時漢代道教教團形成，最晚至六朝初期已有關於行香的科儀出現，陶弘景在《登真隱訣》〈入靜〉詳細說明焚香為儀式所具有的宗教象徵與宗教實踐，此時的焚香不再只是單純的燃燒動作，更具備完整齋醮儀式。張梅雅在《佛道經典中的行香文化》從佛道經典與史籍文獻提出宗教用香主要的功能有四項，一是做為潔淨宗教修行者的工作，包括外在形式的清淨與內在層次的神聖化，二是作為醫療之用，廣義地說，透過宗教儀式中焚燒各種香，可以醫療人身上的不同病痛，甚至可以赦除人的罪過，三是被視為供養神佛的物件，為神佛的食物等觀念的存在，四是作為神聖與人的中介物質，或是可以讓人更接近神聖的物質，透過香，人可以接觸到「神聖」，不論直接或間接。²¹

唐宋時期佛道教發展大盛，宗教的行香文化伴隨著香製品普及至各階層，香製品不僅運用在儀禮祭祀，也運用在生活各層面，漢人的香火觀念

20 《春官宗伯》，收入於「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2017年6月23日點閱）

21 張梅雅，〈佛道經典中的行香文化〉（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年）。

在明代就已成形，通俗小說《封神演義》引述的故事就能說明香與靈力的關係，²² 香火觀維繫著傳統漢人社會關係網絡的運作，不僅象徵人與神之間的溝通，也是神與神、地方或廟宇之間的聯繫，黃美英指出分香廟重視和祖廟的香火淵源，香火位階較低的廟或分香子廟，藉由進香割火儀式，組織社群、擴展聲勢，提升該神明的靈力和香火位階，並締造「歷史」，建立其自主性，逐漸由邊緣地位往新的香火中心晉升。²³ 文獻記載艋舺龍山寺曾有數次往泉州安海龍山寺謁祖進香的紀錄，²⁴ 謁祖進香是由神靈、香火、靈力、艋舺龍山寺、臺北地區三邑人交互構成與運作，透過謁祖進香再次確認了艋舺龍山寺與泉州安海龍山寺的淵源，也確立了艋舺龍山寺在臺北地區三邑人的信仰地位，更在進香的籌備與過程中達到三邑人的社群整合。

二、香爐的使用與象徵

民間信仰以神靈崇拜為核心，香火在民間信仰價值觀裡象徵著神的靈力來源與靈力顯現，香客經由具體的香、燭、金紙、炮，以及參拜動作等具體的表現，這些象徵性的儀式將人神之間緊密地聯繫起來，整合在信仰的脈絡裡，成為一個不斷交感的活動體。在香火儀式中香爐是不可或缺的用具，香客是構成廟宇香火儀式的行動者，香爐是儀式的象徵物，象徵物需要由行動者去使用，使之連同行動者肢體語言的展現來構成儀式，在一場儀式中的各類行動者動作背後都隱含了一套意義價值體系，當香客手持線香來到香爐旁祭拜，香灰與香爐的結合構成香火觀念中神靈靈力的展現。

在臺灣民間的香火觀中，「爐」與「份」是重要的文化象徵，香火儀式中香爐是不可或缺的供具，香爐在臺灣民間信仰的重要性具體表現在祭祀時可以有香爐而無神像，卻不能有神像而無香爐，神像未必是祭拜的主體，

22 桑高仁 (P. Steven Sangren) 著、丁仁傑譯，《漢人的社會邏輯：對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 年 12 月），頁 161。

23 黃美英，《臺灣媽祖的香火與儀式》（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 年 2 月），頁 202-203。

24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20。

甚至許多祭祀場合中僅有香爐而無神像，因為香火能使神靈存在，香爐相較於神像而言，擺放在廟宇的顯眼處，位在廟宇參拜動線上，香客可以輕易觸及香爐，香爐作為神靈與人的中介物質，實質的香爐往往代表無形的神靈在場，可以讓人更接近神靈。

廟宇諸多供具中，香爐是從製作到啟用都嚴謹地遵循傳統禁忌與儀式，香爐需要符合門光尺的吉祥尺寸、造型遵循特定規範，²⁵ 香爐在未安爐前以紅紙或紅布包覆爐口，安爐時在爐腹內入寶，若是分靈廟宇會在香爐內添入祖廟香灰，香爐安爐後便不再隨意移動香爐位置，安爐過程亦如神像開光般的受到重視，而在新廟落成入火安座時，香爐是與神像一同被迎入新廟，民間信仰的許多現象都顯示神像與香爐是一體。

歷代香爐造形有豆式、鼎式、鬲式、簋式、樽式等，造型大多承襲先秦時期用於盛放食物或酒的青銅食器或酒器，²⁶ 先秦時期將食物或酒所散發的甜味祭祀神靈，發展至漢代始有焚香祭神的行香儀式，同時也產生香是神靈食物的觀念，將焚香上昇的香氣煙霧視為是食物或酒所散發的氣味，遂有「香象徵著食物，香爐象徵著食器」觀念說法。臺灣民間常形容神靈「吃香火」，這種視香煙是神靈食物的觀念，認為神靈亦如人類每日都需進食，香煙不斷可常保神靈靈力常在，許多廟宇的執事人員早晚都需向廟內諸神上香、奉茶，甚至有聚落居民採取輪流的方式每日由負責人前往廟內上香，在臺灣漢人聚落裡神靈與人是共同體，人與神靈之間互惠，受人香煙祭拜的神靈更有能力去庇佑人的祈願，感受到神靈眷顧的人遂自稱「爐下」。

當進入一座廟宇會在顯眼處有告示標示香爐的數量、線香的數量，甚至有廟宇會將香爐位置一一標示繪製成圖，艋舺龍山寺是在導覽簡介折頁、龍門廳室內的燈箱標示寺內各香爐位置。廟宇、紅壇等祭祀空間的型塑，空間

25 何佩真，《臺灣傳統廟宇香爐之研究——以清及日治時代臺中、彰化地區為例》，頁 21-22。筆者曾詢問北港錫藝師蔡明堂，藝師也說到製作香爐需合字。

26 陳擊光，〈宋代的合香與香具〉，頁 33-35。

配置與空間位序是以神像或香爐為中心，象徵建構起現世秩序，供具在空間的配置產生層次之分彰顯秩序，香客手持線香前往香爐旁祭拜，在各個香爐之間位移的空間序位、祭祀吉時的時序、行香的行為模式，香客遵循著特定的規範構成香火儀式的儀軌與演法。1950 年代在中國四川從事科學技術史研究的 Joseph Needham（李約瑟），他注意到中國人的祭拜行為與香爐密不可分：「這種爐通常是大型的，很美觀，往往十分古老，用青銅或鑄鐵精製而成，安置在殿前庭院內，在殿內祭壇或經桌上也安放一具…在一座道觀中最重要的對象並非任何神像，或是神畫，或是道教的三位一體（三清），也不是神壇本身，而是放在它上面的香爐。…每一次典禮，從香爐中點著了火（發爐）開始，而每一次典禮隨著回到香爐（復爐）而結束。」²⁷ 臺灣各地也有許多關於香爐的民俗文化，臺北地區已登錄的新北市民俗及有關文物「淡水三芝八庄大道公輪祀」，信仰源起於一只大道公的香爐，這只香爐被尊稱為「大爐」，是整個大道公信仰最為神聖的象徵，大爐與天公爐平日供奉於輪值爐主的爐主壇內部，在非過爐期間僅有爐主能夠插香。

艋舺龍山寺是民間信仰的香火廟宇，法會行儀採取佛教科儀，每日的朝暮課誦或各項法會，皆由吟唱香讚為始，在香讚吟詠中將束柴置入薰爐內，早課是吟詠〈爐香讚〉：「爐香乍爇，法界蒙薰，諸佛海會悉遙聞，隨處結祥雲，誠意方殷，諸佛現全身。」這樣一段簡短的文詞傳達出「香為佛使」的佛教思想。艋舺龍山寺的香客行為有將護符法器過爐，或是將香煙搗往身體，或是舀取香灰，這些行為時常可見，同時因應法會的舉行設置神位，神位前擺放線香香爐，在法會開始前嚴禁插香，待法會啟始後在爐中插香賦予神位神聖性，神位開放信徒插香膜拜，法師每日都需到神位前延香，法會結束時拔除爐中的線香、移動香爐象徵送神，由此可見若沒有在香爐中插香，無法彰顯神靈的靈力與維持神位的神聖性。

27 Joseph Needham 著、陳立夫主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第十四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 6 月），頁 239-241。



圖 1 艋舺地藏王廟焰口法會結束法師移動香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參、艋舺龍山寺的建築與祀神

悠悠二百餘年歷史的艋舺龍山寺，除了歷史上見證漢人在臺北的開發，更是民眾宗教心靈的重鎮，正如寺內對聯：「古剎溯安平蹟紀龍山法界相傳衣鉢；金身現文甲靈昭鯤海眾生群受悃懃。」從中國大陸原鄉分靈來臺，源源不絕的香火，讓這座淡水河畔的觀音道場，拓展成為今日聞名全臺的廟宇。香爐是作為祀神使用，香爐多為廟宇執事以群體「爐下」名義設置，或是由個人或多人基於求報而捐獻，香爐的設置時間常伴隨著廟宇的興修或重要事件，也因此香爐的更替常與廟宇發展有關，本文第三段著重在討論艋舺龍山寺各時期的修建，以及各時期艋舺龍山寺空間內的祀神變化。

一、艋舺龍山寺營建史略

臺灣漢人的民間信仰以神靈崇拜為核心，神靈崇拜的具體行為是祭祀，因而討論臺灣漢人的民間信仰，香火與共同祭祀群體是重要的概念，地方公廟的祭祀群體是以地緣為組成原則，透過經常性的祭祀維持人與神、人與人的和諧關係。艋舺龍山寺為艋舺地區的「閩艋廟」，由清代福建省泉州府晉江縣、南安縣、惠安縣人士所建，這三縣人士合稱為三邑人，三邑人在艋舺龍山寺的興建、重修，乃至各時期的發展均扮演重要的角色。

清同治 10 年（1871）《淡水廳志》〈卷十三 古蹟考·寺廟〉：「龍山寺：一在艋舺街，泉州安海分派，乾隆三年建。嘉慶二十年地震僅存佛座，楊士朝黃朝陽等捐建，士朝子孫助續成之。同治六年郊商重修。」²⁸《艋舺龍山寺全志》記載開工日期為清乾隆 3 年（1738）5 月 18 日，竣工日期為清乾隆 5 年（1740）2 月 8 日，但《臺灣佛教名蹟寶鑑》則記載開工日期為清乾隆 2 年（1737）5 月 18 日。²⁹清嘉慶 20 年（1815）6 月 5 日發生地震，艋舺龍山寺除了佛座其餘皆倒壞，同年 10 月 18 日重修，清同治 6 年（1867）8 月 20 日發生暴風雨，艋舺龍山寺牆面遭受破壞，同年 10 月 8 日重修，³⁰這兩次災害對龍山寺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災後也進行修建，從現存日本時代初期拍攝的照片推知，改建前的艋舺龍山寺前方有一片水池，是艋舺龍山寺「美人照鏡」穴的由來，建築物為「三開起三落帶護龍」的規模，前落為三川門，中落為供奉觀音佛祖的中殿，後落為供奉天上聖母、文昌帝君、關聖帝君の後殿。³¹

臺灣傳統廟宇建築有每隔數年進行修繕的習慣，但清末至日本時代初期正值臺灣政治與經濟環境動盪不安之時，日本殖民初期借用艋舺龍山寺充

28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 年 6 月），頁 468。

29 施德昌，《臺灣佛教名蹟寶鑑》（臺中：明德寫真館，1941 年）。

30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10。

31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10。

作官署、學校等使用，艋舺龍山寺的建築已有多處損壞，大正 8 年（1919）住持福智和尚倡議修建，最終在各方捐獻之下進行全面性地改建，推舉辜顯榮任董事長，吳昌才任副董事籌募款項，敦聘福建名匠王益順主持建築營造，同時參與工程的還有洪坤福、辛阿救等知名匠師。改建工程在大正 9 年（1920）舊曆 1 月 18 日動工，此次重建的建地面積較清代舊廟來得大，工程先建三川門與中殿，再建鐘鼓樓與後殿，大正 12 年（1923）11 月 27 日中殿鎮殿觀音佛祖安座，³² 大正 13 年 3 月 23 日全寺竣工，因為殖民母國日本在大正 12 年遭逢關東大地震的緣故，而且大正 14 年（1925）的流年並不適合舉辦慶成醮，³³ 便決定大正 14 年 9 月 26 日先舉辦安龍送虎，³⁴ 落成典禮延至昭和 2 年（1927）12 月 14 日舉行並同時舉辦慶成醮。

改建後的艋舺龍山寺平面呈「回」字型，建築分為三川門、龍門廳、虎門廳、中殿（圓通寶殿）、後殿（媽祖廳、文昌廳、關帝廳）、鐘樓、左護室、鼓樓、右護室。改建後的艋舺龍山寺，寺貌恢弘、雕梁畫棟，名聲享譽全臺，日本時代臺北生蕃屋本店印行的風景明信片：「在全島各地都擁有信徒的佛寺，其盡善盡美的程度就算被稱之為臺灣的日光也不為過。」³⁵ 相關的影片也是以媲美日本東照宮描述艋舺龍山寺的建築精美，艋舺龍山寺因而成為臺北知名觀光景點，不僅是臺灣島內旅遊景點，也作為日本等外籍遊客來臺參觀的景點。日本建築史學者伊東忠泰於《支那建築史》收錄艋舺龍山寺為討論案例，昭和 10 年（1935）臺北州依「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指定艋舺龍山寺為史蹟。

艋舺龍山寺在昭和 13 年（1938）有次修繕紀錄，工程主要是神像粧佛與建築油漆，昭和 15 年（1940）增建圖書館與闢建庭園。昭和年間隨著戰

32 〈龍山寺佛像鎮座式〉，《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3 年 11 月 23 日，版 7。

33 〈龍山寺議建醮〉，《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2 月 15 日，版 4。

34 〈龍山寺安龍謝土〉，《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5 年 11 月 8 日，版 4。

35 （臺北）龍山寺，收入於「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s - Lafayette College」：<http://digital.lafayette.edu/>。（2017/7/1 點閱）

爭局勢緊張，隨時有空襲的疑慮，艋舺龍山寺周遭住戶為防止空襲所引發的大火延燒，需要將道路增寬以作為防空空地，原坐落於今日西園路上的楊振榮宅因為都市計畫的緣故提前拆除部分建築。昭和 20 年（1945）6 月 8 日凌晨一時中殿和東側護廊遭到燃燒彈轟炸，楊振榮宅的六位所有權人見狀表示願意提供戰前拆除的建築構件予寺方搭建簡易的中殿建築，簡易中殿工事於同年的 7 月 10 日開始至 12 月 30 日完工，³⁶ 簡易中殿建築為單簷歇山頂，面寬五開間，建築型式簡易。

戰後艋舺龍山寺分別作為國語講習所、軍隊宿舍等使用，1951 年 11 月 17 日臺北市政府奉臺灣省政府令，指定艋舺龍山寺為「名勝古蹟」，³⁷ 為配合政府積極推動觀光，艋舺龍山寺於 1952 年成立「艋舺龍山寺中殿重建委員會」著手進行中殿的重建工程，敦聘王益順養子王世南主持建築營造，中殿的重建工程在民國 42 年動工，為了重建工程的進行，在中殿與後殿之間搭設簡易的棚架提供工班在現地製作石雕、鑿花，工程至 1959 年完工，王世南是以王益順的設計為藍本，但在建築物的諸多細節上有異於日本時代的中殿，此次工程也增建中殿與兩廂之間的過水廊。

戰後的艋舺龍山寺有數次修繕紀錄，1963 年 7 月整修中殿，1964 年整修三川門、龍門廳、虎門廳，1965 年整修鐘樓、鼓樓、東護室、西護室，1966 年全寺油漆，1967 年整修媽祖廳，³⁸ 1969 年敦聘廖石成設計三川門前牌樓與圍牆，拆除原興建於日本時代的矮圍牆，1982 年 4 月 5 日文昌廳失火後展開重建，至 1983 年 12 月 31 日竣工啟用，1997 年 12 月修復因受霉菌腐蝕及白蟻蛀蝕的媽祖廳與關帝廳，2001 年修復受九二一大地震受損的中殿。

36 張蒼松，《典藏艋舺歲月》（臺北：中國時報文化新聞中心，1997 年 9 月），頁 104。

37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79。

38 余昌儀，《臺北·龍山寺》（臺北：臺灣今日觀光叢書編審委員會 1968 年 6 月），頁 68。

二、艋舺龍山寺的祀神分佈

臺北盆地的漢人開墾，正式的紀錄為清康熙 48 年（1709）的「陳賴章」墾號，艋舺位於墾拓範圍，先民進入艋舺，面對著天災人禍、疫病傳染、族群衝突，人們尋求心靈的慰藉，由福建省泉州府三邑人自泉州府晉江縣安海鄉龍山寺延香分靈來臺，又經頂郊、北郊等分類人群的參與，形成艋舺龍山寺匯聚佛、道教神祇。傳說艋舺龍山寺肇基於清雍正年間，一位要赴景尾（今景美）採運藤枝的商人在如廁前將隨身佩帶的香火袋懸掛於竹叢上，竹叢位置就是今日艋舺龍山寺現址，該名商人如廁後忘了將香火袋帶走，香火袋於夜晚發光引起了人們注意，人們發現香火袋上書寫「龍山寺觀音佛祖」文字，遂前往泉州安海龍山寺分靈來臺。

艋舺龍山寺主祀的是佛教的觀世音菩薩，民間俗稱為「觀音佛祖」，《艋舺龍山寺全志》：「本寺初雖為奉祀觀音菩薩所建。而泉郊之人氏亦為奉祀天后、五文昌、關帝之故。單獨出資於本殿後方增建。但嗣後北郊人氏亦來參加。共維持此寺。」³⁹ 臺灣民間信仰的特色是多神崇拜，為滿足芸芸眾生的現世需求，一座民間信仰的廟宇內同時供奉佛道教神祇是常見的情形。艋舺龍山寺於大正 13 年重建竣工，《艋舺龍山寺全志》記載：「佛像新造惟有文殊，普賢兩菩薩。其他悉就前之塑像修飾而已。」⁴⁰ 推測清代艋舺龍山寺中殿明間供奉觀音佛祖，左、右次間作為通往後殿的出入口，但改建後的中殿成為一座獨立的殿閣，無須再經過中殿前往後殿，於是在中殿的左、右次間新增文殊菩薩與普賢菩薩。大正 15 年（1926）12 月黃土水贈予艋舺龍山寺釋迦牟尼佛（釋迦出山像），《艋舺龍山寺全志》收錄的歷史照片顯示釋迦牟尼佛供奉在中殿鎮殿觀音佛祖前。⁴¹

明治 41 年（1908）遭受市區改正計畫拆除的艋舺水仙宮，神像先寄祀

39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10。

40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14。

41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14。

在艋舺地藏王廟，後移至艋舺龍山寺媽祖廳，昭和 18 年（1943 年）遭受拆除的艋舺新興宮，神像暫時寄祀在媽祖廳，這種廟宇遭受拆除而神像併入其他廟宇的情形，在日本時代臺灣許多廟宇都有類似案例。

昭和 20 年圓通寶殿遭受燃燒彈轟炸，經過一夜大火的中殿建築僅存臺座，鎮殿觀音佛祖奇蹟般地僅神像表面粧佛損毀，眾人決定採取卜筮的方式請示神諭，卜筮共獲得十二個信筮，於是委由求真軒佛具店潘德修復鎮殿觀音佛祖，並仿原黃土水作釋迦牟尼佛像另外雕塑一尊佛像。⁴²隨著中殿重建工程的展開，委由廬山軒佛具店塑造中殿的神像。因為戰火並未波及後殿，使得後殿所祀神像皆得以保存，寄祀在後殿的新興宮神像在 1948 年遷出，1980 年代艋舺龍山寺祀神行列在中殿供奉觀音佛祖、善財、龍女、釋迦牟尼佛、藥師佛、文殊菩薩、普賢菩薩、十八羅漢、四海龍王、山神、土地神、龍神、虎爺、韋馱尊天菩薩、伽藍聖眾菩薩；媽祖廳供奉天上聖母與侍女、千里眼、順風耳、太陽公、太陰娘、水裡尊王與侍者、龍爺、城隍爺、文判官、武判官、福德正神、註生娘娘與侍女、池頭夫人、朱夫人、大肚夫人、太子爺、十二婆姐；文昌廳供奉文昌帝君、朱衣公、金甲神、天鸞、地啞、祿馬、大魁夫子、紫陽夫子與書僮；關帝廳供奉關聖帝君、關平、周倉、天官大帝、地藏王菩薩、華陀先師；鼓樓的一樓室內為開山廳，供奉艋舺龍山寺歷代住持的牌位。

戰後新增的祀神有龍神、虎爺、華陀先師、月老星君、太歲星君，2000 年 7 月 13 日原作為法務室的西護室改為太歲廳供奉太歲星君，2001 年華陀先師移到文昌廳側室，關帝廳側室增祀月老星君。⁴³三川門內原無供奉神像，慧印和尚擔任主持期間將供奉在中殿鎮殿觀音佛祖前的藥師琉璃光佛請至三川門，藥師琉璃光佛旁同時供奉釋迦牟尼佛與數尊觀音佛祖等佛像，1995

42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15。

43 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大事年表〉，收入於「艋舺龍山寺」：<http://lungshan.org.tw/tw/i>。（2017 年 6 月 23 日點閱）

年之後改以釋迦牟尼佛、藥師琉璃光佛、阿彌陀佛為三川門的主要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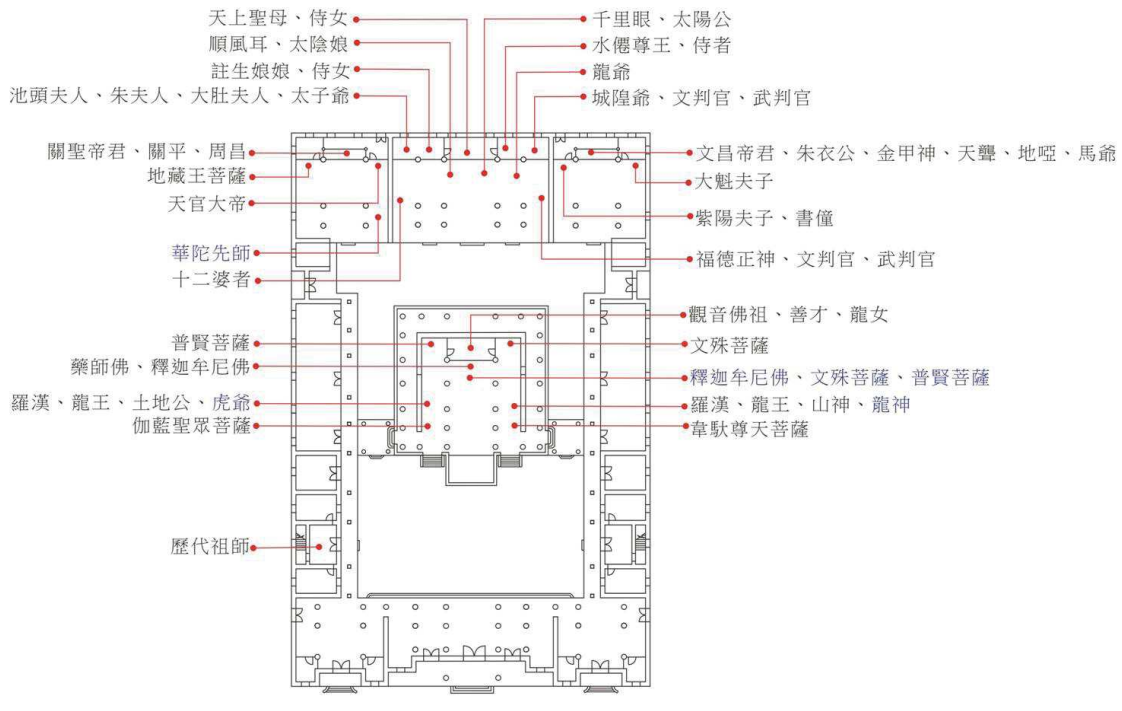


圖 2 1980 年代艋舺龍山寺祀神分佈（藍字為戰後新增祀神）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15-17。李乾朗，《艋舺龍山寺調查》（臺北：臺北市政府，1992 年 11 月），頁 151。

肆、艋舺龍山寺各時期之線香香爐

清代至日本時代初期的這一時期由於年代久遠且資料留存不易，艋舺龍山寺少有歷史影像存世，隨著大正 13 年艋舺龍山寺改建竣工，新建的殿宇寺貌恢弘、雕梁畫棟，名聲享譽全臺，艋舺龍山寺於百年的歲月裡一直是臺灣著名觀光景點，旅人為這座梵剎留下了眾多的影像資料，眾多的影像資料可以鋪陳出艋舺龍山寺各時期變化。第四段為全文重點，內文鋪陳出各個時期艋舺龍山寺香爐的祭拜對象與擺放位置，並就香爐影像或實體進行型式作法、材質的分析。

一、日本時代

艋舺龍山寺在大正 13 年改建竣工，《艋舺龍山寺全志》對這次改建的各項捐款有詳細的記載，當中未見新製香爐的紀錄，研判是改建後仍沿用清代的香爐。艋舺龍山寺竣工照片顯示中殿建築型式屬於敞堂式，開口部裝設伸縮拉門與鑄鐵欄杆，⁴⁴ 平日管制人員進出，若逢年過節會開放香客進出中殿，⁴⁵ 中殿室內並未擺放線香香爐，香客是持線香入殿參拜，再將線香插在殿外的觀音爐。

在日本時代的許多歷史影像中，香客的主要參拜空間在中殿前，大正 14 年 11 月 6 日《臺灣日日新報》刊登「萬華龍山寺觀世音聖誕祭」新聞，大正 14 年是艋舺龍山寺改建後首次慶祝觀音佛祖出家紀念日，這則報導刊登的新聞照片可見懸掛式天公爐與觀音爐。彙整日本時代的歷史影像，中殿的前迴廊擺放一張供桌，月臺的左側擺放點香架，提供香客點燃線香，月臺的右側擺放石雕的施食臺，為僧侶每日午供與暮課時出食使用，香客來到月臺，面朝三川門祭拜天公，手臂高舉將手中的線香插入懸在樑下的天公爐，之後面朝中殿祭拜觀音佛祖，再將手中的線香插入擺在中殿室外的觀音爐。

天公爐屬於懸吊式香爐，懸掛在中殿前迴廊的木樑上，李火增、杉山虔三、鄧南光等人在 1940 年代拍攝的照片，天公爐型式屬於展耳鼓腹香爐，爐蓋下有四條鏈懸著香爐，爐口作寬折沿；束頸；爐腹圓碩，正面爐腹鑿以楷體「玉皇上帝」四字；背面爐腹鑿以楷體「心」字；爐身兩側有展耳，展耳作捲草造型，爐耳上裝設燭臺；圈底。觀音爐放在供桌上，型式為獅首耳

44 LUNG SHAN TEMPLE TAIPEI, TAIWAN，收入於「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s - Lafayette College」：<http://digital.lafayette.edu/>。（2017/7/1 點閱）

45 〈舊曆萬華龍山寺〉，《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8 年 1 月 24 日，版 4。

彝爐，從歷史影像判斷香爐材質為石材，外型為爐口作敞口、束頸、鼓腹、爐腹兩側為獅首、三鬲足，足立於托泥上，托泥呈圓盤狀。

關於日本時代後殿的香爐使用情形，從鄧南光等人拍攝的媽祖廳室內照片以及楊英風鉛筆速寫圖稿，⁴⁶ 訪談艋舺龍山寺內年邁的效勞生，得知後殿每一個神位前皆有擺放香爐，天上聖母前為展耳馬槽方爐，千里眼與順風耳前各擺放筒式爐，註生娘娘與水仙尊王前為展耳馬槽方爐，池頭夫人前為三足鬲式爐，十二婆姐前為筒式爐，艋舺龍山寺後殿未受戰火破壞，研判這些香爐最晚在日本時代就已存在。媽祖爐為木製展耳馬槽方爐，這件香爐尚存，香爐尺寸為長160公分、寬60公分、高64.5公分，⁴⁷ 香爐的外形呈長方形，爐口作方唇，唇環繞刻回紋；爐腹為斜腹下收，器身四角邊框飾以竹節紋，正面爐腹浮雕八仙鬧東海，後面爐腹浮雕魚躍龍門，兩側爐腹浮雕獅頭，獅口可插入爐耳；爐耳為帶有弧度之展耳，展耳作透雕老鼠葡萄；彎腿作螭虎吞腳立於獅座上，彎腿間的牙子作如意雲頭。千里眼與順風耳前的筒式爐呈圓筒狀，爐直口，厚唇，唇飾刻劃回紋，筒腹，爐腹紋飾作壓花處理。水仙爐與註生爐為木製展耳馬槽方爐，外形呈長方形，爐口作方唇；爐腹為斜腹下收，正面爐腹有浮雕蟠龍裝飾，後面爐腹無施作裝飾，兩側爐腹浮雕獅頭，獅口可插入爐耳；爐身兩側為帶有弧度之展耳，展耳作浮雕卷草紋；彎腿作螭虎吞腳立於托泥上，彎腿間的牙子作如意雲頭，型式較媽祖爐尺寸小、作法簡易。池頭夫人爐外型為爐口作寬折沿，束頸，爐腹圓碩，爐足立於托泥上。

46 楊英風，〈龍山寺（二）〉，收入於「楊英風數位美術館」：<http://yuyuyang.e-lib.nctu.edu.tw/>。（2017年6月21日點閱）

47 張靖委，〈寶鼎蕪名香 普遍龍山 艋舺龍山寺的歷代香爐〉，《艋舺龍山寺季刊》（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2017年11月），頁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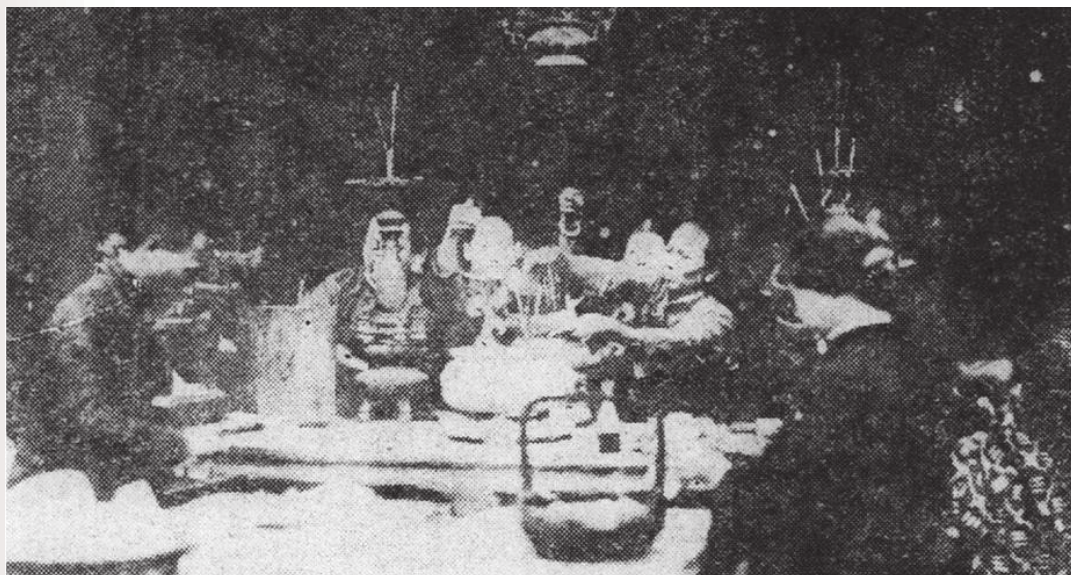


圖 3 大正 14 年的天公爐與觀音爐影像
資料來源：臺灣日日新報。



圖 4 媽祖爐（木製展耳馬槽方爐）現況
資料來源：張靖委，〈寶鼎蕪名香 普遍龍山 艋舺龍山寺的歷代香爐〉，《艋舺龍山寺季刊》（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2017 年 11 月），頁 16。



圖 6 水仙爐（木製展耳馬槽方爐）
資料來源：劉良佑、熊宜敬、張純仁，《臺灣寺廟古蹟大觀萬華地區》，頁 105。



圖 5 順風耳前擺放筒式爐
資料來源：劉良佑、熊宜敬、張純仁，《臺灣寺廟古蹟大觀萬華地區》，頁 38。

二、1945 年至 1959 年

1959 年 8 月中殿重建竣工前，因為工程的關係使得祭祀活動主要移往三川門，張才、⁴⁸ 黃則修記錄下這時期的艋舺龍山寺，⁴⁹ 照片顯示內埕有一座三足鼎式爐，材質判斷為銑鐵，這件香爐的爐腹表面無文字，但從香爐位置與香客祭拜方向，推測這件香爐為觀音爐，香爐外形為爐口作寬折沿，束頸，爐腹圓碩，爐足作螭虎吞腳，1960 年 3 月 15 日中央通訊社新聞照片仍可見到這件香爐，⁵⁰ 但 1961 年 7 月 31 日中央通訊社新聞照片顯示這件香爐已撤除。⁵¹

這時期艋舺龍山寺的天公爐型式為懸吊式束頸鼓腹爐，這件香爐尚存，爐蓋下有四條鏈懸著香爐，爐口作蓮菱口折沿，束頸，鑿有陰文橫書楷體「龍山寺」字，爐腹為斜腹下收，爐外壁有一圈凸弦，前後面爐腹鑿以楷體「心」字，左右面爐腹鑿有鳳凰圖紋，足部作外撇蓮菱形。三川門室內點金柱之間擺放數張供桌，觀音爐擺放於四角香几上，香爐與几面之間鋪設金屬板，避免線香燒損桌面，這件觀音爐型式屬於三足鬲式爐，外型為爐口作寬折沿，束頸，爐腹圓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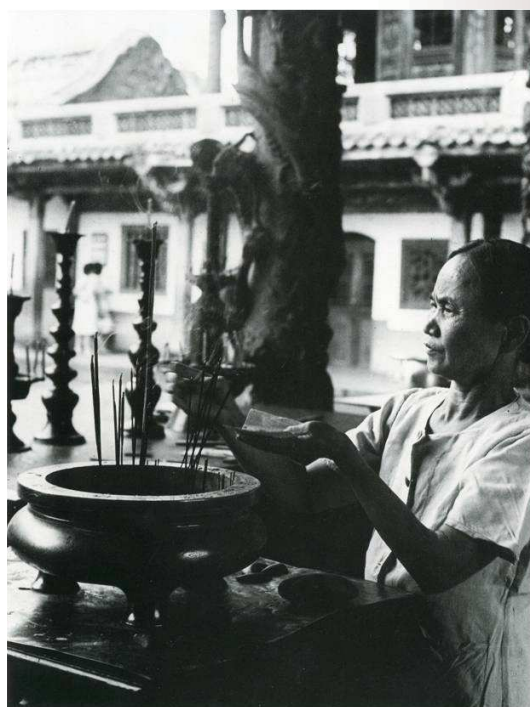


圖 7 1945 至 1959 年的觀音爐
資料來源：黃則修，《龍山寺》，頁 57。

48 張才，〈吊掛香爐〉，收入於「意象·臺灣影像資料庫」：<http://www.insighttaiwandb.com.tw/>。（2017 年 6 月 21 日點閱）

49 黃則修，《龍山寺》（臺北：臺北斯坦出版有限公司，1961 年 11 月）。

50 陳永魁，〈瑞典郵輪孔訓號的遊客遊覽臺北龍山寺並欣賞中國國劇〉，收入於「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2017 年 6 月 21 日點閱）

51 潘月康，〈龍山寺消災護國法會〉，收入於「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2017 年 7 月 10 日點閱）

柱足，雖歷史影像中依稀可見爐腹鑿有文字，但受限於影像解析困難而無法辨識文字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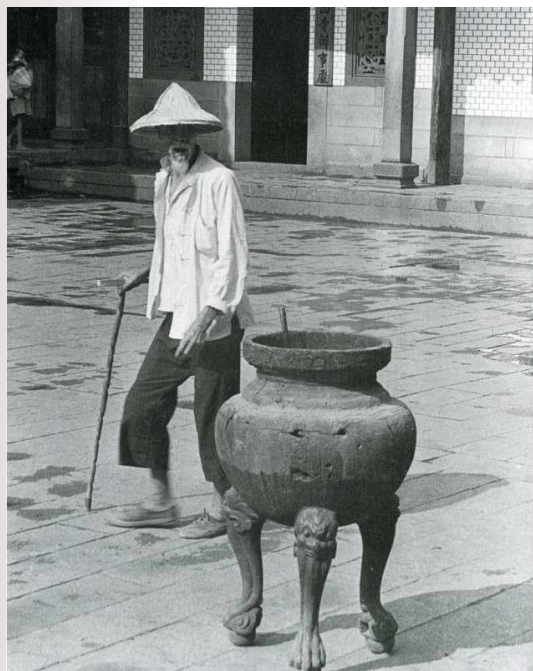


圖 8 1961 年前擺放於內埕的三足鼎式爐
資料來源：黃則修，《龍山寺》，頁 105。



圖 9 1945 至 1959 年的天公爐現況
資料來源：張靖姿，〈寶鼎蕪名香 普遍
龍山 艋舺龍山寺的歷代香
爐〉，頁 16。

三、1959 年至 1967 年

艋舺龍山寺中殿歷經數年的重建在 1959 年落成，同年舊曆 8 月 18 日至 23 日啟建鎮殿觀音佛祖開光典禮，這場典禮為當時臺灣宗教界一大盛事，中殿月臺豎立一件銅鑄三足鼎式爐，⁵² 這件香爐尚存，香爐的爐腹鑄造陽文直書楷體「己亥年桂月立」年款、「艋舺福德會一同敬獻」題記，顯示是 1959 年舊曆九月由艋舺福德會捐贈，至於懸掛在三川門的懸吊式天公爐，因為設置玉皇壇的緣故被解下不再使用，近年收入庫房典藏。由艋舺福德會

52 陳明輝，〈臺北市龍山寺中殿歷經四年整修始竣工，二十日舉行觀音佛祖開光點眼大典與觀音佛祖安座典禮，圖為各界善男信女湧入祭拜〉，收入於「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autorpa.lib.nccu.edu.tw/>。（2017 年 6 月 21 日點閱）

捐贈的天公爐外型為爐上有亭子，亭頂是圓形攢尖頂，亭頂有六條垂脊，垂脊作捲草紋飾，寶頂為寶珠造型，亭身的兩根立柱作力士造型；香爐的爐口作寬折沿，唇環繞鑄回紋；束頸，爐外壁有凸弦，環繞獅吻紋飾與圓凸點；爐腹圓碩，爐腹繞鑄回紋，正面爐腹鑄造線框，框內橫書楷體「艋舺龍山寺」與題記；正面爐腹鑄造四隻蝙蝠圍繞著陽文楷體「心」字；爐耳為象鼻造型，象口銜環長鼻高舉；爐足作螭虎吞腳立於托泥上，托泥呈圓盤狀，托泥的彎足作螭虎吞腳。

1962年2月24日中央通訊社的新聞照片，⁵³ 照片顯示觀音爐從三足鬲式爐更換為三足彝爐，這件香爐的外型為爐口作折沿；束頸；爐腹圓碩，正面爐腹鑄造橫書楷體「龍山寺觀音佛祖」與直書楷體題記，兩側爐腹鑄造獅首啣環，爐足作螭虎。由爐腹上的年款與題記，顯示香爐為信徒捐贈給艋舺龍山寺。1963年1月因應三川門整修工程，擺放在三川門內的供桌與香爐等供器移至中殿月臺，獅首彝爐使用至1967年。



圖 10 1959-1983 年的天公爐
資料來源：莊景為提供。

四、1967 年至 1976 年

艋舺龍山寺自 1963 年起陸續整修本體建築，至 1967 年建築整修完竣，這年寺方調整寺內香爐，在中殿與三川門之間的內埕配置兩件觀音爐，靠近中殿御路的觀音爐是一件三足鼎式爐，這件香爐由爐腹上的陽文「歲次丁未年花月立」年款、「眾信者一同敬献」題記，顯示為 1967 年舊曆二月由寺

53 秦炳炎，〈一九六一年美國長堤選美德玻兩國小姐過臺觀光〉，收入於「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2017 年 6 月 21 日點閱）

方鑄造，農曆 2 月 19 日為民間信仰觀音佛祖聖誕，這日艋舺龍山寺舉辦聖誕祝祭。香爐外形為爐上有亭子，亭頂是圓形攢尖頂，六條脊，寶頂為寶珠，亭身的兩根立柱作力士造型；香爐的爐口作寬折沿，唇環繞鑄卐字；束頸，爐外壁有凸弦；爐腹圓碩，正面爐腹由上而下分別鑄造橫書楷體「龍山寺觀音佛祖」，爐腹中間為兩隻降龍拱著陽文篆書「佛」字，佛字下有仰覆蓮紋飾，爐腹兩側分佈吉祥紋飾與題記；背面爐腹由上而下分別鑄造橫書陽文楷體「龍山寺觀音佛祖」，爐腹中間為陽文篆書「心」字，心字下方有行龍與仰覆蓮紋飾，爐腹兩側分佈吉祥紋飾與陽文直書楷體「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爐耳為降龍造型；爐足作螭虎吞腳立於托泥上，托泥呈仰蓮的蓮臺造型。

靠近三川門的觀音爐是一件銅鑄三足鬲式爐，由爐腹上的陰文「歲次丁未年」年款與陰文「妙吉行敬獻」題記，顯示香爐為信徒捐贈給艋舺龍山寺。這件香爐尚存，外形為爐上有亭子，亭頂為是圓形攢尖頂，六條脊，寶頂是一束蓮花與蓮葉，亭身有四支立柱，柱面對聯為陽文楷體直書，內容為：「香煙繚繞結千祥，燭焰輝煌呈五福；四時晨夕一爐香，萬姓虔誠三叩首。」香爐的爐口作寬折沿；束頸，爐外壁有凸弦；爐腹圓碩，正面爐腹陽文橫書楷體「龍山寺觀音佛祖」與陽文直書楷體「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背面爐腹陽文橫書楷體「龍山寺觀音佛祖」與題記；爐耳為象鼻造型，長鼻高舉；爐足作螭虎吞腳立於托泥上，托泥呈圓盤狀。這座香爐放置在香几上，香几桌面為六角形，香几的四個彎腿作螭虎吞腳立於托泥上，托泥呈圓盤狀，彎腿間的牙子作如意雲頭。

1967 年後殿的媽祖廳、文昌廳、關帝廳室外擺放銅鑄三足鼎式爐，文昌廳與關帝廳的香爐爐腹陽文楷體直書「歲次丁未年花月立」年款與「眾信者一同敬獻」題記，顯示為 1967 年舊曆二月由寺方鑄造，外型為爐上有亭子，亭頂為是圓形攢尖頂，六條脊，垂脊為捲草，寶頂為寶珠；亭身有四支立柱，柱面對聯為陽文楷體直書，內容為：「香煙繚繞結千祥，燭焰輝煌呈

五福；四時晨夕一爐香，萬姓虔誠三叩首。」香爐的爐口作寬折沿，唇環繞鑄回紋；束頸，爐外壁有凸弦；爐腹圓碩，正面爐腹陽文橫書楷體「龍山寺」，雙龍護塔紋飾，爐腹兩側分佈題記；背面爐腹鑄造蟠龍紋，龍紋的四角配置仰覆蓮紋，爐腹兩側分佈陽文直書楷體「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爐耳為降龍造型；爐足作螭虎吞腳立於托泥上，托泥呈圓盤狀。



圖 11 妙吉行捐獻之觀音爐現況
資料來源：張靖姿，〈寶鼎熱名香
普遍龍山 艋舺龍山寺
的歷代香爐〉，頁 16。

五、1976 年以後

1976 年寺方鑄造三件銅鑄三足鼎式爐取代原有媽祖爐、水仙爐、註生爐，香爐的爐口作寬折沿，爐口鑄造火珠，唇環繞鑄回紋；束頸，爐外壁有一圈凸弦，爐腹陽文橫書楷體「龍山寺」爐腹圓碩，正面爐腹鑄造雙龍護珠紋飾，兩側各有方堵，堵內分別為直書楷體「風調雨順、國泰民安」背面爐腹鑄造雙龍護珠紋飾，兩側各有方堵，堵內分別為陽文直書楷體「民國六十五年、歲次丙辰年」爐耳為升龍造型；爐足作螭虎吞腳立於托泥上，托泥呈圓盤狀，這三件香爐中的水仙爐、註生爐使用至 2015 年，媽祖爐於 2017 年 6 月 15 日封閉爐口，2018 年 10 月 18 日搬離。

1979 年臺北縣三重市明和鑄造廠鑄造新的觀音爐，爐腹陽文楷體直書「慶祝龍山寺建寺二百四十週年紀念」題記，香爐的製作採取前、後爐體分開鑄造，再以焊接的方式組合，使得爐腹下緣會有一條焊接爐體的銅帶，香爐的底心內凹，內凹處有螺絲冒頭，爐體焊接完成再組裝亭頂、爐耳、托泥。新鑄觀音爐的造型仿自 1959 年艋舺福德會捐贈的三足鼎式天公爐，比對這兩座香爐，新鑄觀音爐的尺寸更為巨大的關係而在形狀比例上有所調整，同

時在細節的表現上也略有差異，新鑄觀音爐亭子的垂脊省略捲草，亭子的立柱改為四尊力士，束頸沒有繞鑄圓凸點，正面爐腹省略線框，爐腹鑄造橫書楷體「龍山寺觀音佛祖」，托泥的彎足增加至 12 個。

1983 年寺方鑄造天公爐，造型承襲 1959 年艋舺福德會捐贈的三足鼎式銅爐，新鑄造的香爐尺寸雖較舊爐大，但比例與細節仍依循舊爐，新鑄造的香爐底心內凹，內凹處有螺絲冒頭，爐腹陽文直書楷體「癸亥年端月立」、「信徒眾等敬獻」題記，這座香爐是近代艋舺龍山寺最後一座新添置的香爐，1983 年 6 月 29 日安爐啟用，⁵⁴ 這件香爐使用到 2017 年 6 月 15 日，2019 年搬離原位置。



圖 12 1980 年代後殿神像前
只能點香環與蠟燭

資料來源：劉昌博，《臺灣搜神記》（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 年 3 月），無頁碼。



圖 13 1976 年鑄造之
媽祖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14 1983 年鑄造之
天公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54 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艋舺龍山寺：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建寺二百五十週年紀念》，頁 143。

伍、結論

近年文化資產保存的蓬勃發展，寺廟的宗教文物開始受到人們的重視，這從本文的文獻回顧可以發現近年在香爐議題的研究上朝向特定區域、寺廟的討論，艋舺龍山寺為臺北知名寺廟，相關的研究論文眾多，筆者選擇以線香香爐為題，內文從探討艋舺龍山寺的建築空間與祀神，導引出艋舺龍山寺的行香文化，針對寺內各時期的線香香爐進行型制分類、造形與材質分析，是目前對艋舺龍山寺供器較完整的討論。2017 年艋舺龍山寺封爐引起一系列關於香火、香爐的討論，本研究顯示艋舺龍山寺的香爐以 1967 年前的數量最多，型制與造形、材質最為多元，之後陸續減少香爐，型制與造形、材質趨向單一，這現象伴隨著許多原因所形成，以下將聚焦在香爐是香火意義的彰顯、香爐的設置反映艋舺的社群文化、香爐的更替見證艋舺龍山寺的發展、香爐的製作工藝，這四個面向。

一、香爐是香火意義的彰顯

香火觀是臺灣民間信仰研究的重要議題，本文藉由前人香火觀的研究成果，導引出艋舺龍山寺線香香爐存在之意義。艋舺龍山寺的主神香爐觀音爐爐腹銘文「觀音佛祖」，觀音佛祖是民間信仰對觀音的俗稱，名稱的使用顯示艋舺龍山寺為一座民間信仰的香火廟宇。民間信仰重視神像與香爐，香爐作為神靈與人的中介物質，實質的香爐往往代表無形的神靈在場，因而 1967 年前除天公爐與觀音爐之外，在媽祖廳、文昌廳、關帝廳的室內都採一神位一香爐，從過去寺廟傳世香爐的專文或專書中，都認為香爐的形制、尺寸與祭祀對象有關，艋舺龍山寺的情形在媽祖廳內媽祖前方配置展耳馬槽方爐，千里眼與順風耳前方配置筒式爐，水仙尊王與註生娘娘前方配置展耳馬槽方爐，池頭夫人、朱夫人、大肚夫人、太子爺前方配置三足鬲式爐，十二婆姐前方配置筒式爐，媽祖廳內不同型式的香爐使用呼應主祀神、配祀神、從祀神的神格高低，2017 年封閉天公爐，全寺僅存觀音爐，此舉顯示艋舺龍山

寺在民間信仰角色的轉變。

香爐是行香儀式中的重要物質器物，香爐也作為標示祭祀場所的符號辨識功能，香爐擺放在神像前的重要位置，是祭祀空間平面上的點，參拜動線是每個點連接而成，艋舺龍山寺內的香火儀式是當香客循著動線走在廟內，在各個香爐之間移動去感受空間營造出的神聖情境，1967 年艋舺龍山寺將動線調整為環繞著中殿依序參拜，挑戰香火觀念中從空間的中間、正偏、前後、遠近中去解析諸神的世界，但是信徒仍然可以透過插香去接近神聖，如此建構艋舺龍山寺為祭祀的場所。

廟內的神像與香爐的重要性、神聖性，是要在信仰的脈絡中看待的，沒有附著在特定祭祀空間、沒人行香的香爐，將淪為一般物品，這從 2017 年被封閉的天公爐與媽祖爐可看出，這兩座香爐的爐口遭封閉不可插香，雖然仍擺放在艋舺龍山寺內，但不提供香客行香而喪失神聖性。

二、香爐的設置反映艋舺的社群文化

文物除具有工藝科學價值，更彰顯地方歷史與文化，艋舺龍山寺的信仰發源自泉州，我們從宗教文物可以看到泉州文化的承襲，1959 年前使用的天公爐型式是懸吊式香爐，漳泉祖籍的民眾使用四鏈吊爐祭拜玉皇上帝、三鏈吊爐祭拜三官大帝，香爐懸空垂掛於樑下彰顯天的至高無上，艋舺龍山寺為泉州三邑人所建，使用懸吊式香爐為泉州三邑人的祭祀傳統。

媽祖爐、水仙爐、註生爐的型式是展耳馬槽方爐，當中又以媽祖爐的尺寸最大、作工最精緻，媽祖爐的製作在工藝上有細膩的表現，筆者認為是臺灣現存最大的木製展耳馬槽方爐，彰顯媽祖作為媽祖廳主祀神的地位。媽祖爐相較於觀音爐而言不論在型式、工藝、尺寸都較觀音爐突出，違反一般廟宇祀神主次有別的常規，但從艋舺龍山寺的發展、廟務，可以發現媽祖信仰與媽祖會的影响力，《艋舺龍山寺全志》：「本寺初雖為奉祀觀音菩薩所

建。而泉郊之人氏亦為奉祀天后、五文昌、關帝之故。單獨出資於本殿後方增建。」⁵⁵清代艋舺龍山寺為泉郊的總部，掌握艋舺經濟的泉郊投入巨資營建後殿奉祀媽祖，今日艋舺龍山寺所屬的數個神明會中，屬於媽祖會的有公業武榮媽祖會、螺陽公會、晉水天上聖母會，這三個媽祖會有著悠久歷史，又以公業武榮媽祖會的規模最大、經濟實力最強，正因媽祖會豐沛的經濟能量，使得媽祖會在艋舺龍山寺的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有能力投入廟宇建築的營建、供器的設置，展耳馬槽方爐具體見證艋舺這座河港城市對媽祖的崇敬，表徵媽祖信仰在艋舺龍山寺的崇高地位，更是祭祀團體經濟實力的展現。

三、香爐的更替見證艋舺龍山寺的發展

香爐的設置常伴隨廟宇發展，會因廟宇新增祀神而增加香爐，會因管理單位的更替、廟宇的興修、重大節慶或事件而設置新香爐以作為紀念，會因廟宇的規模擴大而製作尺寸大、作工精緻的香爐，香爐與廟宇共存，是廟宇社經地位的展現。

1959 年艋舺福德會捐贈銅鑄三足鼎式天公爐，作為中殿重建落成的獻禮，這年中殿的重建在近代艋舺龍山寺的發展上深具意義，鎮殿觀音佛祖像未被戰火燒毀的神蹟遠傳，伴隨戰後社會經濟與宗教活動的復甦，各界紛紛捐獻工程款與竣工的獻禮，香爐見證中殿重建的時代意義。

臺灣許多廟宇會有週期性的祭典舉辦，艋舺龍山寺自清代定例每逢卯年建醮，⁵⁶ 供器作為事件的明確物證，1962 年更換觀音爐的隔年即是農曆癸卯年，1979 年寺方舉辦建寺 240 年法會，至此每 10 年舉辦盛大的寺慶法會成為定例，艋舺龍山寺的階段性發展由每 12 年改成每 10 年為一期，1979 年鑄造的觀音爐爐腹銘文直接證實鑄爐與寺慶的關係。

55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10。

56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頁 21-23。

1962 年至 1979 年艋舺龍山寺陸續更換香爐是伴隨著臺灣宗教環境的蓬勃發展使參拜香客人數增多，同時臺灣觀光事業的發展，艋舺龍山寺積極營造觀光景點，1963 年起艋舺龍山寺進行一系列的本體建築整修、附屬設施增建，1966 年後殿神像重新粧佛開光，之後為了管理後殿而撤除各個神位前的香爐，後殿僅保留媽祖爐、水仙爐、註生爐，文昌爐、關帝爐，同時大量的觀光客來到艋舺龍山寺體驗持線香參拜，為規範參拜動線而將五座香爐改置於後殿室外，參拜動線被規範在內埕，這是艋舺龍山寺近代第一次調整香爐數量與位置。

1959 年後寺方以銅爐取代石材、木材等材質之香爐，在於金屬具有可塑性，保存年限久，「鼎」更傳出達尊貴之意象，成為寺方「益增勝景」之觀光景點經營項目。⁵⁷ 1983 年起七座三足鼎式銅爐形塑出民眾對艋舺龍山寺的參拜印象，這七座香爐也常被媒體作為臺灣文化、宗教信仰的視覺意象，直到 2015 年撤除水仙爐、註生爐、文昌爐、關帝爐，2017 年封閉天公爐與媽祖爐，起因於 2015 年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蘇大成關於艋舺龍山寺周邊空氣的研究，這份研究致使寺方作出封爐的決定，2015 年底寺方與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陳保中等人合作，進行艋舺龍山寺周邊空氣的監測，⁵⁸ 寺方受到研究的影響再一次封爐，這凸顯的是環保議題對當代臺灣廟宇發展的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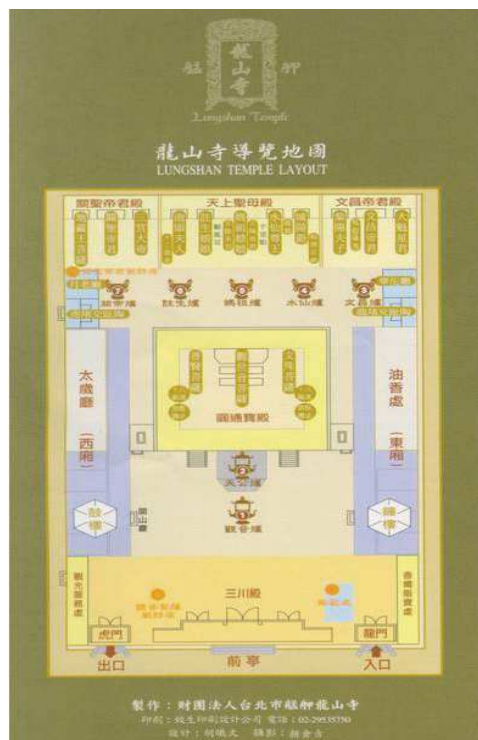


圖 15 〈龍山寺導覽地圖〉標示香爐位置與參拜順序
資料來源：艋舺龍山寺，〈龍山寺導覽地圖〉（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

57 《臺北·龍山寺》：「五十六年整修後殿，并添增古銅香爐，燭臺等古色古香，益增勝景。」（余昌儀，《臺北·龍山寺》，頁 68。）

58 王靖婷，〈減香 一香參拜 心安身康〉，《艋舺龍山寺季刊》，第 36 期（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2017 年 5 月），頁 10-12。

四、香爐的製作工藝

近代臺灣廟宇盛行三足鼎式銅爐，李建緯的研究認為伴隨著臺灣本地金屬鑄造技術的提升，三足鼎式銅爐被視為是廟宇香火旺盛、信徒虔誠的具體展現，而臺北的情形，傳世的三足鼎式銅爐已知最早的是大龍峒保安宮大正 7 年香爐，昭和年間臺北各廟陸續增添三足鼎式銅爐，現存有唎哩岸慈生宮昭和 6 年香爐、八里大眾廟昭和 8 年香爐、關渡宮昭和 10 年香爐，⁵⁹ 艋舺龍山寺雖有臺北四大廟門之稱，但三足鼎式銅爐的使用要到 1959 年，之後在「模組化」與「造形成規」的概念下，寺方於 1967 年至 1983 年陸續鑄造數座三足鼎式銅爐，銅爐鑄造見證臺灣銅器翻砂工藝。

日本時代到戰後的天公爐，都可以見到香爐爐腹標示「心」字，筆者注意到今日艋舺青山宮、艋舺金義宮、艋舺種德堂等祠廟，乃至中國泉州都可以見到天公爐或天燈標示「心」字，可以證明艋舺龍山寺香爐上的「心」字是源自泉州，是原鄉文化的承襲，「心」字寓意一心誠敬，具體展現艋舺的三邑人對天公的誠心祭拜，這種在香爐爐腹標示「心」字的作法更影響到 1967 年、1979 年鑄造的觀音爐。

1959 年由艋舺福德會捐贈的天公爐在爐口立著兩尊力士雙手向上高舉爐頂，力士造型頭戴棗泥帽、身穿排釦唐裝、腰綁布帶、足著長褲、跣足，1967 年、1979 年艋舺龍山寺新鑄造觀音爐，香爐造型都作力士高舉爐蓋。戰後的三足鼎式銅爐於爐耳的表現上多作雙龍耳，寺方在 1967 年鑄造的三足鼎式銅爐仍作雙龍耳，但 1979 年、1983 年鑄造的三足鼎式銅爐爐耳造形是 1959 年天公爐的雙象鼻耳式之餘韻，力士舉著爐蓋、象鼻已成為艋舺龍山寺香爐造型特色。

59 關渡宮昭和 10 年香爐早已停用，筆者於參與「財團法人臺北市關渡宮文物館規畫案」時進行該香爐的基礎資料調查。



圖 16 大龍峒保安宮大正 7 年 (1918)
三足鼎式銅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17 噶哩岸慈生宮昭和 6 年 (1931)
三足鼎式銅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18 八里大眾廟昭和 8 年 (1933) 三足鼎式銅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19 艋舺青山宮天公爐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圖 20 艋舺種德堂天燈

資料來源：筆者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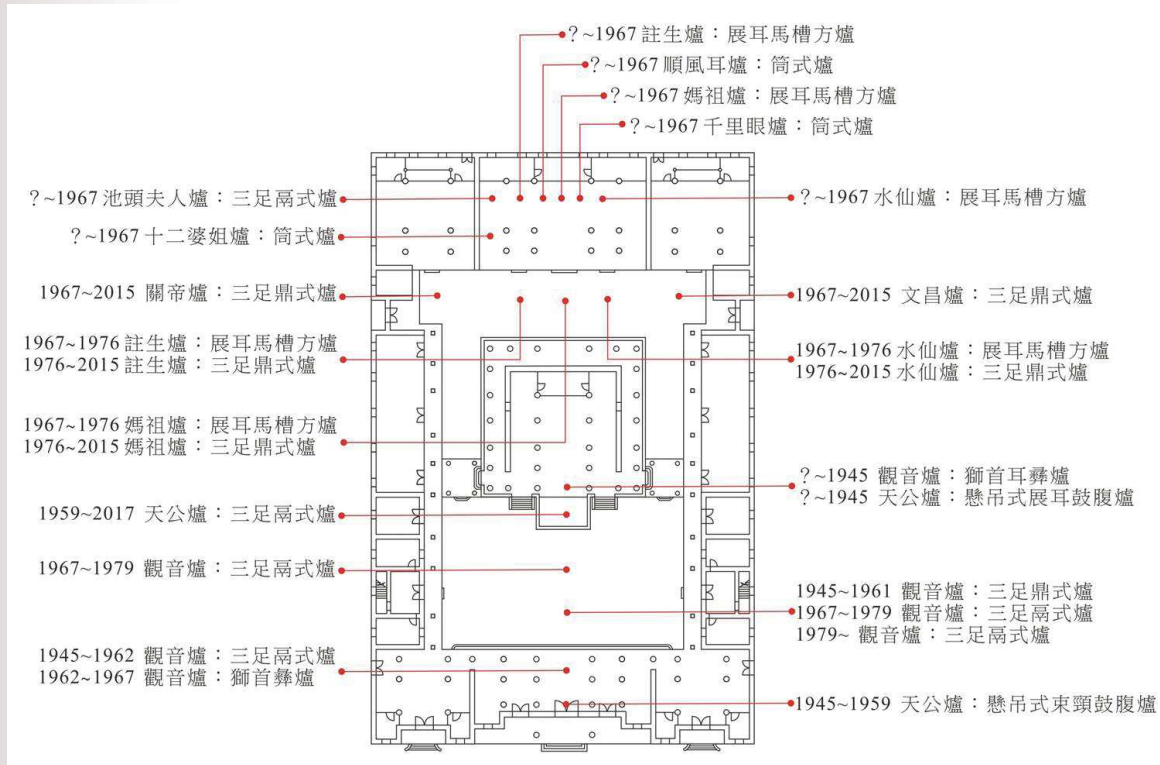


圖 21 艋舺龍山寺各時期香爐型制與陳設位置⁶⁰

資料來源：筆者繪製。

60 受限資料不足無法，此圖並未呈現艋舺龍山寺所有線香香爐情形。

參考書目

一、史料彙編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年6月。

二、報紙

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6年6月。

三、報紙

《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至1928年。

四、專書

Joseph Needham 著、陳立夫主譯，《中國之科學與文明 第十四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6月。

余昌儀，《臺北・龍山寺》。臺北：臺灣今日觀光叢書編審委員會，1968年6月。

李乾朗，《艋舺龍山寺調查》。臺北：臺北市政府，1992年11月。

李建緯，〈爐香裊裊——鹿港地區廟宇內早期香爐形制與功能初探〉，《2011年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彰化文化資產與在地研究》。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2011年，11月。

李建緯，〈爐香乍熱，瑤宮蒙熏——彰化南瑤宮古香爐之形制年代與其意涵探討〉，《2012彰化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2012年11月。

李建緯計畫主持，《雲林縣一般古物：「西螺福興宮好義從風匾、太平媽南投陶香爐」調查研究》。雲林：雲林縣政府，2017年5月。

李建緯，《歷史、記憶與展示：臺灣傳世宗教文物研究》。臺中：豐饒文化社，2018年1月。

施德昌，《臺灣佛教名蹟寶鑑》。臺中：明德寫真館，1941 年。

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艋舺龍山寺：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建寺二百五十週年紀念》。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1989 年 11 月。

桑高仁（P.Steven Sangren）著、丁仁傑譯，《漢人的社會邏輯：對於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異化〕角色的人類學解釋》。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2 年 12 月。

張蒼松，《典藏艋舺歲月》。臺北：中國時報文化新聞中心，1997 年 9 月。

黃則修，《龍山寺》。臺北：臺北斯坦出版有限公司，1961 年 11 月。

黃美英，《臺灣媽祖的香火與儀式》。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4 年 2 月。

劉克明，《艋舺龍山寺全志》。臺北：艋舺龍山寺全志編輯委員會，1951 年 12 月。

劉枝萬，《臺北市松山祈安建醮祭典——臺灣祈安醮祭習俗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十四。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67 年 1 月。

劉良佑、熊宜敬、張純仁，《臺灣寺廟古蹟大觀萬華地區》。臺北：崇德工業研究發展基金會，民國 69 年 10 月。

劉昌博，《臺灣搜神記》。臺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1 年 3 月。

劉錫榮，《鐘鼎茗香》。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年 11 月。

五、期刊論文

王柔嘉，〈歷代長柄香爐之研究〉，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管理所碩士論文，2010 年。

王靖婷，〈減香 一香參拜 心安身康〉，《艋舺龍山寺季刊》，第 36 期（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2017 年 5 月）。

何佩真，《臺灣傳統廟宇香爐之研究——以清及日治時代臺中、彰化地區為例》，國立臺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12 月。

- 李復田，〈雲嘉地區香爐形制調查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文化資產維護系碩士論文，2005 年 12 月。
- 李建緯，〈爐香裊裊——鹿港地區廟宇內早期香爐形制與功能初探〉，《2011 年彰化研究學術研討會——彰化文化資產與在地研究》，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2011 年 11 月。
- 李建緯，〈臺南市大天后宮早期金屬香爐形制與源流考〉，《媽祖文化研究論叢（I）》，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 5 月。
- 李建緯，〈爐香乍熱，瑤宮蒙熏——彰化南瑤宮古香爐之形制年代與其意涵探討〉，《2012 彰化媽祖信仰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彰化：彰化縣政府文化局，2012 年 11 月。
- 李建緯，〈臺灣西部媽祖廟既存石香爐調查與研究〉，《臺灣文獻》第 64 卷第 4 期（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3 年 12 月）。
- 李建緯，〈臺中市萬和宮所見道光年款八卦紋銙鐵爐研究〉，《臺灣古文書學會會刊》，第 15 期（臺中：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4 年 10 月）。
- 陳擊光，〈宋代的合香與香具〉，《故宮文物月刊》，第 133 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 年 4 月）。
- 張光遠，〈大明宣德爐〉，《故宮文物》，第 32 期（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5 年 11 月）。
- 張梅雅，〈佛道經典中的行香文化〉，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 張珣，〈無形文化資產：民間信仰的香火觀念與進香儀式〉，《文化資產保存學刊》，第 16 期（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11 年 6 月）。
- 張靖委，〈寶鼎爇名香 普遍龍山 艋舺龍山寺的歷代香爐〉，《艋舺龍山寺季刊》（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2017 年 11 月）。
- 盧泰康，〈臺灣南部廟宇收藏的傳世陶瓷香爐供器〉，《近代物質文化研究——第一屆歷史與文物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歷史與文物研究所，2014 年 2 月。

六、摺頁

艋舺龍山寺，〈龍山寺導覽地圖〉。臺北：財團法人臺北市艋舺龍山寺。

七、網路資料

「Digital Scholarship Services - Lafayette College」：<http://digital.lafayette.edu/>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ctext.org/zh>

「中央通訊社影像空間」：<https://www.phototaiwan.com/>

「意象·臺灣影像資料庫」：<http://www.insighttaiwandb.com.tw/>

「楊英風數位美術館」：<http://yuyuyang.e-lib.nctu.edu.tw/>

「艋舺龍山寺」：<http://lungshan.org.tw/tw/i>

「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autorpa.lib.nccu.edu.tw/>

The Study on the Incense Burners of Manka Longshan Temple

Wei-Ching Chang*

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material culture. Based on the use of stick incense burners of Bangka Longshan Temple, Wan Hua, Taipei from 1924 to 2017. Through the research method of History, Iconography, and Folklore Studies along with the evidence of remaining actual objects of stick incense burners to clarify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usage and to understa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particular era, manufacturing process, culture, and artistic value.

Research result shows that stick incense burners are essential instruments for an incense burning ceremony in folk religion. Stick incense burners located inside the Bangka Longshan Temple. Through the burning of incense creates Bangka Longshan Temple as a sacred place and given the stick incense burners sacredness. Within changing of different stick incense burners show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emple and the community culture of Bangka area. As the example of material culture to represent the history of that particular place. Bangka Longshan Temple incense burner manufacture from the model which makes stick incense burners of Bangka Longshan Temple its uniqueness and with the value of the craft.

Keywords : Incense burners, Offerings, Type of artifacts, Period, Manka Lungshan Temple

*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and Cultural Heritage,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